

弗 兰 茨 · 冯 · 济 金 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六 年 · 北 京

弗兰茨·冯·济金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7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8}$

1976年1月北京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89

定价0.95元

剧中人物

皇帝查理五世

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普法尔茨伯爵兼莱茵公爵

理查·冯·格莱芬克劳——特利尔大主教兼选侯

菲利浦——黑森伯爵

教皇特使

汉斯·冯·莱纳——帝国大臣兼皇帝顾问

弗兰茨·冯·济金根

乌尔利希·冯·胡登

威廉·冯·菲斯腾堡伯爵

艾特弗里茨·冯·措伦伯爵

佛罗文·冯·胡登——美因兹大主教

兼选侯宫廷的侍从长兼总管

骑士菲利浦·冯·吕德斯海姆

骑士亨利希·冯·施伐岑堡

骑士威廉·冯·瓦尔德克

骑士亨利希·冯·丹

骑士菲利浦·冯·达尔堡

骑士沃尔夫·冯·提尔克海姆

骑士冯·费宁根

济金根的朋友和
拥护者

骑士巴尔塔扎尔·冯·法尔肯斯坦

骑士哈尔特穆特·冯·克隆堡

骑士弗里茨·冯·索姆布莱夫

骑士希尔兴·洛尔希

叶可拉姆巴迭斯——济金根的路德派家庭牧师

巴尔塔扎尔·斯娄尔——济金根的秘书和心腹

约尔格·冯·奥格斯堡统领——济金根部下的炮手

约斯·弗里茨——农民鼓动者

玛丽亚——济金根的女儿

路德维希选侯的机要秘书

一个特利尔的骑士

索尔姆斯伯爵

特利尔部队的一个统领

一个帝国传令官

济金根部下的一个信使

库尔特——济金根的侍从

一家酒店的店主

一个医生

两名使者

骑士、步兵、骑兵、兵士、僧侣、侍从、仆人、农民，以

及特利尔的市民和妇女孩子等等。

故事发生在 1520 至 1523 年之间。

第一幕

叶贝隆堡的一个房间。

第一场

玛丽亚，正收拾着刚才做的针线。巴尔塔扎尔，一个六十来岁的男子，头发全白，但精神仍然矍铄；他的声音宽洪而坚定。

玛丽亚 巴尔塔扎尔，我不理解，
为什么父亲近来郁郁寡欢，
他常常独自退避一边，
尤其是每逢来了信件，
就见他往往愁容满面。

巴尔塔扎尔 是因为——请别见怪，
我说话总是心直口快——
因为他干了些蠢事！

玛丽亚 什么？巴尔塔扎尔！父亲干了些蠢事？
对女儿说这话，岂不是不太合适？

巴尔塔扎尔 唉，我的小姐，您已经羽毛丰满，

听句失礼的话，也能容忍。

何况您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您是他的女儿，

您未必比我更爱弗兰切斯克^①。

玛利亚（感动地向他伸出手去）不错，的确如此，您是一个忠诚的仆人。

巴尔塔扎尔 为人忠诚可不容易！这可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我若是对他不忠，

那就是对自己不信！——您知道，当时有人欺负我，

野心毕露的瓦尔姆斯城当局

擅自将我驱逐，还非法

将我的财产剥夺，迫得我靠乞求过活——

那时，谁愿收留我？

我白白地向皇上和帝国求救！

那是个大城市，力量十分雄厚，

皇上需要它，因此谁也不愿

为了我同它结仇。

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去找

您的父亲。——果然不错，堂堂的一位辩护士！

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

他收留了我，研究了我的案由，

① 即济金根的名字弗兰茨的爱称。——译注。

当他看出受欺负的是我，
就爽快地对我说：巴尔塔扎尔，
用文的不行，咱们就来武的！
后来，瓦尔姆斯还嘲笑了他的辩护，
不愿承认我有理，
反而傲慢地威胁说，
要向皇上和帝国把他控诉，
这时节，您父亲便带领了一万个有力的理由——
小姐，我指的是头戴尖盔的士卒——
浩浩荡荡开赴瓦尔姆斯城，
扬威耀武地打了一场武官司，
的确，小姐，他真有一手——
那通振振有辞的辩论，就连城墙也要让路！
他不顾自身的危险，甘冒皇上的震怒，
什么威胁都不能使他把我的事置于不顾——
小姐，谁若把这些忘记，谁就是个无耻之徒！

玛丽亚 您真是天生的一副忠厚善良的心肠！

巴尔塔扎尔 多谢您，小姐！——可是，尽管如此，
还有更多使我爱戴这位高贵骑士的理由，
并不能使我的一双老眼
对他干的蠢事视而不见。

玛丽亚 （幽默地）可不是，我知道您又转回来进攻了。
您心里有点儿不舒畅，师傅。

想必又是父亲没有采纳您的意见！

（转为滑稽的激昂语调）

那好，您就在朕的法庭上诉说吧，

朕愿意垂听，我的忠实的臣民！

定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处理！相信

朕的话是金口玉言。

巴尔塔扎尔 您真会开玩笑，

好个调皮的人物！我巴尔塔扎尔

讲的全是正经。——您想必知道，尊贵的小姐，

法王法兰西斯曾经

授给您的父亲元帅的权杖？

玛丽亚 （态度同前，十分严肃地）朕听倒是听说过。

巴尔塔扎尔 您可明白其中的究竟？

玛丽亚 （同前，微露窘态）不知道——知道——知道一点！

因为日理万机，

朕已经有些记不清！

巴尔塔扎尔 （旁白）她真是一个

多么叫人疼爱的孩子！老实说，

连我这白发苍苍的老头，也想吻吻她！

（对玛丽亚）事情是这样：当您父亲在战斗中

把洛林的公爵击败之后——他从此就成了我们的同

盟者——

兵发洛林。那是师出有名，

因为洛林的民众受尽了欺凌，
就跟瓦尔姆斯城欺负我的情况那样，他们只好向您
父亲求救，
他于是发兵去攻麦茨这座坚城，
两万步兵和两千骑兵把麦茨团团围困，
迫使城里的
贵族向那些被逐的人
谢罪，并且答应赔偿——
从此法兰西斯王
就看中了骑士：这位骑士天不怕地不怕，
靠自己力量就能动起刀枪，
这种事连王上作起来，
花很大的力气也难办。王上很想
拉拢他，于是邀他去色当，
特为他派去守疆伯爵、
布云公爵和弗娄兰琪侯爵，
给他安排好隆重的礼仪，豪华的接待，
他们先陪他周游了半个法国，
最后才把他接到安勃阿斯
法兰西斯王的宫廷。
这时更对他百般殷勤！——
国王做得仿佛没有他
就活不下去，当着满朝的文武大臣，

亲手赐给他一挂金链，
亲手授与他元帅的权杖！
一个个的大臣也故意装出一副
爱他爱到想把他吞下去的样子！
您父亲骑马到达的光景，
也使他们同样惊讶不已。
因为他后头的那批侍从，
全是德国第一流的贵族，帝国的有权有势的伯爵，
地位比他要高得多，
出身于比他更为古老的世家——
他们却都跟在他的后面，为他保驾。

玛丽亚 原告，在我看来，还一直
弄不清您要控诉的理由。

巴尔塔扎尔 这只不过
是个序言！

玛丽亚 那么您就言归正传吧！
帝国会议开得太长。
不然就给您另行安排开庭日期。
(笑着说) 我得去照料开饭了。

巴尔塔扎尔 布里吉特会去照料的！——小姐，
您如果见过法国王宫里那些高贵的妇女，
您就不会这样讲话了。

玛丽亚 (急切地) 是吗？她们长得好看吗？

巴尔塔扎尔 都是绝妙的贵妇！一点不假！

听着她们闲谈聊天，就叫人

不胜喜欢。她们全都受过高超的训练，

成了法兰西斯王今天拿来射击

这位最尊贵骑士的重炮，

因为在邻国，小姐，您知道，

男人和妇女都同样地

在为他们的国王效劳！可是这一切

在法兰西斯王看来，就象我要讲的事情那样，

仅仅是个序言。皇帝马克西米连年事已高，

不久就会晏驾。

这就是原因所在。国王想在

我们的皇位上投机，他已经

争取到普法尔茨和特利尔选侯的同意。

可是他心中明白，我们的骑士弗兰茨

虽还比不上在法兰克福享有特权的七侯^①之一，

但一旦要选皇帝，他就会来投票；

七侯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也能相比。

如今马克西米连皇帝驾崩，

法兰西斯王就派了特使

来见弗兰切斯克。——对了，想必您还记得

① 指七个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权的大诸侯。——译注。

上次到叶贝隆堡来的那个衣着华丽的法国人？
玛丽亚（大笑）我怎能不记得！浑身穿的都是丝绸，
紧身衣上有金线提花。
我简直不敢碰他，
生怕弄坏他的衣裳！说实话，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美男子，
他最好不讲话！因为他一开口——
情况就变了样！他的恭维话
比他的尖头鞋还要刺人，
他满嘴甜言蜜语，逼得我非忍住性子不可，
否则就会当面笑他。
这可怜的人儿！把他从巴黎带来的
全部殷勤的本领
无谓地在这儿浪费掉了！——我真想
将他所有那些值钱的甜言蜜语重新装进箱子，
好让他不致于亏本还乡。
巴尔塔扎尔 嗯，小姐，如果这个人使您喜欢，——
他出身有权有势的大家门第，
讲一些那种话，又有什么关系？
为了您，他也能做到默默无言。
真的，你俩倒是天生的一对。
玛丽亚 唉，巴尔塔扎尔！这您就不懂了。

人们说，女人的灵魂藏在眼睛里，

这话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

男人的灵魂就藏在舌头上。

巴尔塔扎尔 是吗？

您在这方面有研究，

也许您曾有过亲身的体会？

玛丽亚（脸露羞色）唉！巴尔塔扎尔！您又在胡言乱语了！

您本来明白我的意思，可是

偏偏故意曲解。

我认为，男子应有伟大的心灵，

从他的谈吐中就可以见个究竟。

男人怎样说话，他说些什么，

就鲜明地向我们表露出他的内心。

巴尔塔扎尔 嗯，也许是，也许是。

懂了！——看得出，在您曾经住过的

美因兹的阿尔布莱希特选侯府邸，

在那科学和艺术的发祥地，

已经把新时代的思想

灌进了您的头脑。不久前，

德国人还只晓得格斗，

如今他们也需要伟大的思想了。得啦，得啦，

我并不因此责怪您，我的小姐；有了这样的变化，

我还要衷心地为您感到欢喜！

您又是极力维护一切新事物的
济金根的女儿，更应当有这样的思想。
您有父亲的榜样作鼓舞的力量，
因为在他身上，心灵和言辞都同样伟大。
弗娄兰琪侯爵，他熟悉所有的伟大人物，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那
看重谈吐的法国宫廷，
有次他对我说，他生平
还未见过这样雄辩的演说家。
实在的，小姐，他一开口，
就好象舌头迸发出了火花，
铿锵有力，令人神往。
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
坐在一边，听别人高谈阔论。

玛丽亚 巴尔塔扎尔，您称赞父亲的时候，
比起您在我面前把他责骂
更教我喜欢。

巴尔塔扎尔 对极了，我的小姐，您这句话
提醒我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
那个对您说过非常美妙的恭维话的法国人——
给骑士带来了法兰西斯王的
更美妙、更实惠的谰辞。
国王表示愿意赐给他三万克朗泰勒的现款，

此外还给他终身的俸禄，

每年八千克朗，^①

以土地和人口作保证。

只要他答应，

在选举皇帝时能以自己的影响表示对他的忠诚，

法兰西斯王还带话给他，如果骑士要更多的钱，

只消开口就成！

可是骑士弗兰茨对查理却一片赤诚，

因为他是马克西米连的孙子，

所以就粗暴地拒绝了法王的全部要求，

并且把事情的原委上奏查理皇帝。

玛丽亚（大为愤慨）呸，好个老斯娄尔！真不害臊，我从

没想到

您是这样的人，只因父亲拒绝接受卑鄙的钱财，

不肯把皇冠向外国出卖，

竟敢在我面前将他责怪。

巴尔塔扎尔 高贵的小姐，不要出口就伤人，——

真好！济金根的血在这孩子身上沸腾！——

这完全不是我要责怪的原因。

如果仔细考虑，就会看到。

虽然查理是马克西米连的孙子，可也并不是德国人。

① 克朗泰勒，是当时德国的银币泰勒的一种，约值三马克；克朗，是当时德国的金币，等于十马克。——译注。

另外，关于法兰西斯王，
学者曾多方证实，
说他是德国人，因为他是
查理曼大帝的后裔。这岂非怪事！
事情一旦牵连到德国皇位，
他们就都成了德国人！可是
一旦德意志帝国有了危难——
就谁也不承认这个亲属关系！
您自己说，在法兰西斯和查理之间
难道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两个都是外国人。问题只在于
多几个少几个使他们和德国分离的祖先。
要我说，光是那一大堆钱
就足以抵消这条界限。
然而——这不是我要说的。
您父亲干的这桩小小的蠢事，
我倒很能谅解。他有的是钱财，
不需要法兰西斯王的泰勒。而且老实说，
德国皇位上坐的是法兰西斯还是查理，
在他看来都一样。——因为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
不过，小姐，我不能原谅他的是
那桩干得比这还要蠢得多的事！他错过了
也许是今后再也碰不到的良机。

如果他能认真地权衡利害，

他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

玛丽亚 什么样的良机？

巴尔塔扎尔 我的高贵的小姐！您看，

或许我还能

碰到补救这个过错的机会——

或许那时老巴尔塔扎尔已经不在人世！

若是这样，就请记住，

对他多多提醒。他今后听取您的话，也许

比现在听取老巴尔塔扎尔的更多。

虽然您有一颗活泼快乐的心，

但我早就发现在您的灵魂里

深藏着英雄的气概，所以它能更好地

接受一切伟大事物的影响，

并坚定不移地追随它，甚至还要把它发扬光大！

玛丽亚 （带着滑稽的激昂语调）

我就以您在我身上发现的，而我自己还没有感觉到

的那种英雄气概向您发誓：

我一定实现您的愿望！

正因为我对您的话一句也不理解，

我就更能以轻松的心情将它付诸实践。

巴尔塔扎尔 那就听我来说吧！——您知道

在法兰克福终于真正开始选举皇帝的时候，